

数字化转型视角下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基于创新韧性与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分析

倪嘉怡, 江雨蒙, 刘沛霖, 刘雅涵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 江苏 镇江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3日

摘要

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 新质生产力作为摆脱传统增长路径、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 其对微观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 逐渐成为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因此, 本文基于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 构建包含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及新质劳动资料三个维度的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 实证检验了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 第一, 新质生产力显著提升了企业经营绩效, 该结论通过稳健性检验。第二, 异质性分析表明, 新质生产力对非国有企业、高耗能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绩效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第三, 机制分析发现, 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增加企业绩效。第四, 调节效应分析揭示, 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韧性均在新质生产力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 本文建议政府应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产业政策, 同时企业应注重培育创新韧性, 以最大化新质生产力的增效价值。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企业经营绩效, 数字化转型, 政府补贴, 创新韧性

The Impac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Moderating Effect Analysis Based on Innovation Resilience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Jiayi Ni, Yumeng Jiang, Peilin Liu, Yahan Liu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文章引用: 倪嘉怡, 江雨蒙, 刘沛霖, 刘雅涵. 数字化转型视角下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J]. 电子商务评论, 2026, 15(7): 391-400. DOI: 10.12677/eci.2026.157770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new era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as a core engine for breaking away from traditional growth paths and driv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a focus of attention for academia and policymakers regarding its impact mechanism on micro-level corporate performance. Therefor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ased on data from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22, including three dimensions: new-quality workers, new-quality labor objects, and new-quality labor resources,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The study finds: First,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significantly improves corporate performance, the conclusion that has passed the robustness test. Second,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has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high-energy-consuming enterprises,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enterprises. Third,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can increase corporate performance by promo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urth, moderating effect analysis reveals that both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resilience play a significant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promoting corporate performanc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industrial policie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while enterprises should focus on cultivating innovation resilience to maximize the added value of new-type productivity.

Keywords

New-Type Productivity, Enterprise Operating Performan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Government Subsidies, Innovation Resilie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社会形态更替本质上是生产力从低质到高质的发展过程，生产力水平提升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自 2023 年 9 月首次进入公众视野以来，“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在国家层面得到系统阐述。相关重要论述围绕如何培育与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加快科技创新步伐、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科学方向与行动路径[1]。新质生产力以“新”为起点，以“质”为重点，以“生产力”为落脚点，核心在于培育新科技、新产业和新要素。通过强调创新驱动发展，以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产业培育作为内在引擎，从而实现从要素数量驱动向创新质量驱动的动力转换，在根本上摒弃单纯依赖资源规模的传统增长模式[2]。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不仅意味着各类生产要素在质量与效率上的全面提升，更深层地体现为对经济运行方式的系统性重构[3]。对于新质生产力和企业经营绩效的研究，早期主要聚焦于对新型生产力进行宏观描述，而近期的实证研究则倾向于从微观企业视角对其进行指标化拆解。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且这种作用通过多种中介机制实现。这些研究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复杂路径，反映了当前研究视角从单一向多维分析的转变。

企业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新质生产力所强调核心技术突破、数字技术创新和绿色低碳发展等，契合了当前企业生产经营模式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提升企业经营绩效。然而在现实中，传统增长模式下要素边际效益递减、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以及环境规制压力等多重挑战依然严峻。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企业经营绩效提升，同时理清其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新质生产力与企业经营绩效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4]，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以探索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路径的生产力[5]，符合新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正向影响可能在于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依托大数据分析 with 互联网，可以实现对企业内外部资源的全天候监测与动态调度，有效缓解传统生产模式下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资源错配问题。另一方面，智能化系统的引入大幅降低人力资本的成本，有效控制了企业的管理费用与运营成本，企业的净利润得到提升，最终表现为资产收益率与市场价值的同步提升。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1。

H1：新质生产力会增加企业经营绩效。

2.2. 新质生产力、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经营绩效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技术突破与要素重构，其价值释放高度依赖于企业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的过程，而数字化转型正是实现这一转化的重要载体。首先，数字化转型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技术嵌入路径[6]，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研发、生产、销售等核心环节[7]，精准识别市场需求。同时，数字化转型帮助企业打破物理资源壁垒，将技术创新转化为成本控制与运营效率的提升。再次，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动态能力升级，促进创新能力、协调能力与学习能力的全面提升[8]，使企业更高效地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市场竞争力。最后，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运营效率、降低经营风险、创新迭代与生态协同等多元路径[9]，直接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增长。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2。

H2：数字化转型在新质生产力与企业经营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

2.3. 新质生产力、政府补贴与企业经营绩效

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的过程中，政府补贴作为一种关键的外部资源支持机制，发挥着重要的正向调节作用。首先，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要企业在技术研发、设备更新和高素质人才引进等方面投入大量前置成本，而这种投入往往具有周期长、风险高、回报不确定的特征，容易导致企业在面临短期业绩压力时产生投资顾虑。政府补贴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的资金约束。有研究发现财政补贴对研发人员的人数具有正向显著的促进作用[10]，特别是人才聚集类补贴发挥出的激励效应最强。其次，政府补贴具有显著的信号传递作用。当企业获得政府补贴时，向外部资本传递了其技术方向符合国家战略、发展前景被认可的积极信号，进一步强化新质生产力对财务绩效的转化效率。此外，政府补贴可以推动企业的技术效率的提高，资源配置的优化，进而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11]。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

H3：政府补贴能够强化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

2.4. 新质生产力、创新韧性与企业经营绩效

创新韧性可以帮助企业在面对外部环境政策变化时，保持企业的创新能力，在新质生产力驱动企业

经营绩效提升的过程中,创新韧性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正向调节作用。首先,当企业具备较高的创新韧性时,往往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研发知识库与学习机制,可以缩短当前技术瓶颈的限制,快速向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技术水平调整与转变。其次,面对由新技术引入带来的摩擦与流程冲突,具备创新韧性的企业能够更快的适应,缩短新质生产力转变与绩效提升之间的时滞。再次,创新韧性可以助力企业与先进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12],将前沿的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对新质生产力的持续转变,进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4。

H4: 创新韧性可以增强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计

为探讨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text{TobinQ}_{it} = \beta_0 + \beta_1 \text{GN}_{it} + \beta_2 \text{Controls} + \text{Year} + \text{Id} + \text{Symbol} + \varepsilon_{it}$$

其中, i 代表行业, t 代表年份。TobinQ_{it} 代表企业经营绩效; GN_{it} 代表新质生产力。Controls 代表控制变量。Year、Id、Symbol 分别代表时间,个体和行业固定效应, ε_{it} 代表随机扰动项。

3.2. 变量说明

3.2.1. 因变量

企业经营绩效(TobinQ)。本文参照廖予熙[13]的做法,将托宾 Q 作为本文因变量进行研究。

3.2.2. 自变量

新质生产力(GN)。本文借鉴宋佳等[14]的研究,基于劳动力三要素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评价体系,并采用熵值法计算得出相应的指标。该评价体系具有一定合理性:一是理论基础扎实,依托生产力二要素理论;二是指标针对性强,聚焦研发人员、高端设备、无形资产等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并合理处理了权益乘数等负向指标;三是行业适配性高,专门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能有效反映高科技企业的真实生产力水平。

3.2.3. 中介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al)。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该指标基于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内容,通过量化分析方法提取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特征词项,进而构建涵盖多维度指标的评价体系,最终形成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综合指数。该指数能够从不同维度综合反映企业数字化水平,兼具系统性与动态适应性,有助于更为准确地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际进程。

3.2.4. 调节变量

a) 政府补贴(Agent)

本文借鉴邵颖红[15]的研究,将企业当年获得的政府补助取自然对数作为政府补贴的代理变量,即 $\text{Agent}_{it} = \ln(\text{政府补助总额})$ 。

b) 创新韧性(Eir)

本研究参考 MARTIN [16]提出的思路,采用专利申请量的动态变化作为企业创新韧性的评估指标。相较于既有研究通常以专利存量衡量企业创新能力[17],该方式更聚焦于企业在外部不确定性冲击情境下维持并恢复创新活动的表现,能够更为贴切地反映其对环境波动的适应能力。具体测算,企业 i 第 t 年的创新韧性水平,通过比较企业自身专利申请量的变动幅度与所在城市整体专利申请变动幅度的相对关

系加以确定。其中，企业层面与城市层面的专利申请数据，均分别基于第 t 期与第 $t-1$ 期的数值计算得出。

3.3. 样本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了 2011~2022 年我国所有 A 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并对样本进行以下处理：剔除金融业以及 ST、*ST 类公司；剔除控制变量缺失的数据；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双边 1% 的缩尾处理。最终，获得 33,851 个样本观测值。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Wind，CSMAR 以及 CNRDS 数据库；实证分析所用软件为 Stata 18.0；基准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说明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TobinQ	企业经营绩效	33,851	2.0219	1.2720	0.8546	8.2240
解释变量	GN	新质生产力	33,851	12.5942	7.4028	1.2711	38.0105
	Age	企业年龄	33,851	2.8525	0.3719	1.6094	3.5264
控制变量	Cashflow	现金流比率	33,851	0.0471	0.06894	-0.1681	0.2483
	Size	公司规模	33,851	22.1891	1.2791	19.7446	26.1555
	Fixed	固定资产占比	33,851	0.2058	0.1553	0.0021	0.7021
	Mshare	管理层持股比例	33,851	14.4882	19.9843	0.0000	68.8225
	Lev	资产负债率	33,851	0.4146	0.2048	0.0510	0.8965

4. 实证结果

4.1.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2. Baseline regression

表 2. 基准回归

	(1)	(2)	(3)
VARIABLES	TobinQ	TobinQ	TobinQ
GN	0.0117*** (13.5171)	0.0051*** (5.3484)	0.0024** (2.2884)
Age	0.1533*** (7.9612)	0.2674*** (7.8036)	0.9114*** (11.1634)
Cashflow	2.6292*** (27.5457)	1.4831*** (18.5867)	1.1955*** (14.4981)
Size	-0.3991*** (-65.6074)	-0.4397*** (-50.1039)	-0.5230*** (-41.9885)
Fixed	-0.7786*** (-18.5585)	-0.1427** (-2.4236)	0.0138 (0.2046)

续表

Mshare	-0.0097*** (-27.9834)	-0.0094*** (-20.9568)	-0.0086*** (-13.6570)
Lev	-0.3965*** (-10.6877)	0.2692*** (6.3221)	0.3817*** (7.8320)
Constant	10.6177*** (78.4181)	10.7032*** (42.2466)	10.8434*** (30.6858)
Observations	34,214	34,214	33,851
R-squared	0.180	0.2871	0.659
Year /Id/Symbol FE	No	No	Yes

注：括号内数值为 t 值，***、**、*、分别代表通过 0.01、0.05、0.1 的显著性检验(下同)。

表 2 报告了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混合效应，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下 TobinQ 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经营绩效¹。假说 1 成立。

4.2. 稳健性检验

Table 3. Robustness test
表 3.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VARIABLES	TobinQ	Share	TobinQ	TobinQ
GN	0.0063*** (2.8350)	-0.0000** (-2.3214)	0.0027** (2.5647)	0.0025** (2.1436)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15.8920*** (16.6066)	-0.1546*** (-19.9880)	10.8061*** (23.5884)	10.6886*** (27.2465)
Observations	10,218	33,849	33,850	27,294
R-squared	0.754	0.907	0.662	0.667
Year /Id/Symbol FE	Yes	Yes	Yes	Yes

4.2.1. 缩短时间

2015 年 3 月，国务院颁布了政策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政策支持。考虑到政策的滞后效应，本文将样本缩减至 2016 年以后，剔除了前五年数据后重新回归。表 3 列 1 估计结果表明，基准结论依然稳健。

4.2.2.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进一步反映市场地位和企业竞争力，本文借鉴雷雨萱[18]的方法，使用企业市场份额替换被解释变量。重新回归后，表 3 列 2 估计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仍显著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

¹在 Hausman 检验中，由于 p 值 = 0.00 < 0.05，所以拒绝原假设，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下文的回归分析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4.2.3. 稳健标准误修正

鉴于本研究涉及大量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因此本文采用稳健标准误对结果进行修正。表 3 列 3 汇报了此部分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4.2.4. 剔除直辖市

本研究考虑到直辖市的区域特殊性。因此，本文剔除直辖市的样本后重新进行回归检验，表 3 列 4 展示结果依旧稳健。

5. 进一步分析

5.1. 异质性分析

Table 4.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4. 异质性分析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低耗能企业	高耗能企业	技术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VARIABLES	TobinQ	TobinQ	TobinQ	TobinQ	TobinQ	TobinQ	TobinQ
GN	0.0030** (2.0674)	0.0018 (1.2485)	-0.0005 (-0.2449)	0.0038*** (2.6161)	0.0042** (2.5296)	0.0015 (0.7894)	-0.0013 (-0.6906)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10.9827*** (23.2607)	12.5328*** (23.0156)	11.6980*** (17.3566)	8.9978*** (17.0440)	9.5563*** (16.3876)	11.0968*** (15.2238)	11.9706*** (19.0085)
Observations	21,807	12,041	8,610	19,441	15,921	6,025	11,411
R-squared	0.646	0.705	0.727	0.657	0.658	0.672	0.683
Year /Id/Symbol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5.1.1. 产权维度

本文依据产权性质将企业划分为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进行分组回归。表 4 的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对该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产生的影响截然不同。其中，非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系数是 0.0030，且在 5% 水平下显著；而对于国有企业，其系数是 0.0018，结果不显著。反映出新质生产力对非国有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的影响较大。究其原因，非国有企业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对能够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技术反映更敏感。而国有企业决策链条长、风险规避倾向强，技术创新更多服务于战略任务而非效率目标，因而对企业绩效的贡献相对有限。

5.1.2. 行业维度

本研究认为，不同行业的企业在对新质生产力政策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因此，本文根据高汉和胡超颖[19]的研究，将行业分为高耗能行业²和低耗能行业，并对其进行异质性检验。表 4 结果表明：高耗能行业的企业的回归指数是 0.0038，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而低耗能行业的企业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高耗能企业在双碳目标下，面临着更大的环保压力，急需进行绿色创新转型，此时，新质生产力成为缓解政策风险的战略必需。同时，政府往往给予更多转型补贴。

²采矿业，食品、纺织、皮革等轻工业，木材加工、石油加工、医药制造等，金属、非金属矿物加工业，其他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5.1.3. 禀赋维度

基于要素禀赋的差异，我们将企业分为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20]。根据表 4 的结果，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正向影响在技术密集型企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不显著。原因在于：技术密集型企业通常拥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人才储备，能以较低边际成本将新质生产力快速纳入到生产体系，实现高效转化。而资本密集型企业依赖固化的大规模设备，改造成本高、周期长，绩效提升较为困难。劳动密集型企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技术基础薄弱，缺乏资金和人才支撑。

5.2. 机制分析

Table 5. Mechanism analysis
表 5. 机制分析

	(1)	(2)
VARIABLES	TobinQ	Digital
Innn	0.0027** (2.5154)	0.0684*** (10.1248)
Constant	10.8061*** (30.1722)	10.7909*** (4.5050)
Controls	Yes	Yes
Observations	33,850	32,113
R-squared	0.662	0.811
Year /Id/Symbol FE	Yes	Yes

为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text{TobinQ}_{it} = \beta_0 + \beta_1 \text{GN}_{it} + \delta \text{Controls} + \text{Year} + \text{Id} + \text{Symbol} + \varepsilon_{it}$$

$$\text{Digital}_{it} = \beta_0 + \beta_1 \text{GN}_{it} + \delta \text{Controls} + \text{Year} + \text{Id} + \text{Symbol} + \varepsilon_{it}$$

表 5 通过两步法的研究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而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假设 2 得以证明。

5.3. 调节变量分析

Table 6. Moderating variable
表 6. 调节变量

	(1)	(2)
VARIABLES	TobinQ	TobinQ
GN	-0.0236*** (-2.6395)	0.0025** (2.3373)
GN*Agent	0.0016*** (2.9539)	
GN*Eir		0.0001** (2.2693)

续表

Controls	Yes	Yes
Constant	10.4683*** (27.1670)	10.8282*** (30.2340)
Observations	33,134	33,850
R-squared	0.655	0.663
Year /Id/Symbol FE	Yes	Yes

本文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1, 2)，进一步探究在新质生产力如何影响企业经营绩效。

模型 1:

$$\text{TobinQ}_{it} = \beta_0 + \beta_1 \text{GN}_{it} + \beta_2 \text{Agent}_{it} + \beta_3 \text{Cpu}_{it} \times \text{Agent}_{it} + \delta \text{Controls} + \text{Year} + \text{Id} + \text{Symbol} + \varepsilon_{it}$$

模型 2:

$$\text{TobinQ}_{it} = \beta_0 + \beta_1 \text{GN}_{it} + \beta_2 \text{Eir}_{it} + \beta_3 \text{Cpu}_{it} \times \text{Eir}_{it} + \delta \text{Controls} + \text{Year} + \text{Id} + \text{Symbol} + \varepsilon_{it}$$

其中，GN_{it}表示新质生产力，GN_{it} × Agent_{it}表示新质生产力和政府补贴的交互项，GN_{it} × Eir_{it}表示新质生产力和企业创新韧性的交互项。Year、Id、Symbol分别代表时间固定效应，个体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ε_{it}代表随机扰动项。

5.3.1. 政府补贴

通过模型 1 检验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表 6 列 1 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的系数为 0.0016，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政府补贴能够增强新质生产力与企业经营绩效的积极作用。研究假设 3 验证。

5.3.2. 创新韧性

通过模型 2 检验企业创新韧性的调节效应。表 6 列 2 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的系数为 0.0001，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创新韧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新质生产力与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假设 4 得以验证。

6.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2011~2022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1) 新质生产力显著提升企业经营绩效，该结果通过稳健性检验。2) 异质性分析表明，该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耗能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为突出。3) 机制分析，新质生产力通过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提升企业绩效。4) 调节效应显示，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韧性均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1) 政府要采取制定差异化政策，重点支持非国有企业进行技术迭代。同时，鉴于技术密集型企业能更高效地转化新质生产力，政策应引导资本向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强化这些领域的创新主体地位。对高耗能企业，应加大绿色转型补贴力度，将其环保压力转化为创新动力。2) 政府应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引导与支持，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提供技术咨询与资金扶持。3) 政府要推动政府补贴发挥其积极效果，注重补贴的质量和时机，重点支持具备技术吸收能力但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4) 政府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障企业长期研发收益，同时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建立稳定合作机制。

基金项目

本研究为江苏大学大学生科研课题立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4C087)。

参考文献

- [1] 张夏恒.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路径[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6(1): 112-122.
- [2] 陶长琪, 彭永樟. 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 制度质量视角下的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与路径选择[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8, 35(7): 3-21.
- [3] 韩文龙, 张瑞生, 赵峰. 新质生产力水平测算与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4, 41(6): 5-25.
- [4] 陈劲, 陈书洁.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 关键问题、现实逻辑与主要路径[J]. 现代教育技术, 2024, 34(7): 5-12.
- [5] 张夏恒, 冯晓宇.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意义、架构解析与科技创新举措[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2(1): 45-53.
- [6] 吴非, 胡慧芷, 林慧妍, 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21, 37(7): 130-144, 10.
- [7] 陈阳, 张彩云, 周云波. 数字化转型、ESG 与企业绿色创新分化: 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J]. 学习与探索, 2025(10): 126-134.
- [8] 李琦, 刘力钢, 邵剑兵. 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集成与企业绩效——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J]. 经济管理, 2021, 43(10): 5-23.
- [9] 赵宸宇, 王文春, 李雪松.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财贸经济, 2021, 42(7): 114-129.
- [10] 马嘉楠, 翟海燕, 董静. 财政科技补贴及其类别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J]. 财政研究, 2018(2): 77-87.
- [11] 王艺明, 马晴晴. 财政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源配置效应——以光伏产业为例[J]. 经济管理, 2024, 46(3): 64-85.
- [12] 刘昕, 王伊杨, 李根道. 创新韧性赋能科技型企业绿色化转型——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科技与经济, 2026, 39(1): 26-30.
- [13] 廖予熙, 胡铭宇, 仪晓青, 等.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基于媒体关注的公共压力视角[J]. 会计研究, 2023(12): 17-29.
- [14] 宋佳, 张金昌, 潘艺. ESG 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影响的研究——来自中国 A 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J]. 当代经济管理, 2024(6): 1-11.
- [15] 邵颖红, 周恺伦, 程与豪. 政府补助在激励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中能否提供助力——以企业参与内循环程度为调节变量[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4, 41(3): 84-92.
- [16] Martin, R. and Gardiner, B. (2019) The Resilience of Cities to Economic Shocks: A Tale of Four Recess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Brexit).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98**, 1801-1833. <https://doi.org/10.1111/pirs.12430>
- [17] 胡志亮, 尤碧莹, 郑明贵, 等. 高管人才与企业创新——基于差异化的选拔观对比分析[J]. 管理评论, 2025, 37(12): 134-147.
- [18] 雷雨萱. 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J]. 市场论坛, 2025(1): 30-42.
- [19] 高汉, 胡超颖. 绿色并购对中国高耗能行业上市企业绩效的影响[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51(6): 162-172, 180.
- [20] 周睿, 华笑烽, 戴翔. 制度型开放赋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25(2): 88-109.